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①⑥

主編 張曼濤

玄奘大師研究（下）

大華文化出版社

100102  
2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①⑥

主編 張曼濤

# 玄奘大師研究

(下)



大乘文化出版社印行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sup>⑬</sup>  
第二輯一

# 玄奘大師研究(下)

定價：新台幣三萬六千元

編輯者：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編輯委員會

督印：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督印委員會

主編：張 曼 濤

發行人：張 曼 濤

出版者：大乘文化出版社

地址：臺北市慶城街十八號

臺北郵政五八〇八三號信箱

電話：七八一三二一八三

郵政劃撥：台北市一六九三五號帳戶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四一〇號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八月初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缺頁、污損及裝訂錯誤者，請寄回掉換。

## 編輯旨趣

這是繼承第一輯「玄奘大師研究」（上）冊而來的下冊，在上冊編輯旨趣中已經說明「上冊所選輯者，爲玄奘法師之年譜和西行的年代問題爲主，亦卽以其生平之行爲和狀況爲主。下冊則以其精神之表彰和對後世之影響爲主。」故本冊所收，純以此旨爲趣，但在各文後仍有幾篇較嚴肅的文章，那就是羅香林先生的「舊唐書僧玄奘傳講疏」，梁啓超先生的「關於玄奘年譜之研究」，東初法師的「玄奘大師生卒年代考」，這都是和上冊所選的主旨是同一性質的，也可算是作爲上冊的補遺。羅香林先生的「舊唐書僧玄奘傳講疏」，原發表在他的「玄奘年代考」之前，在此收入，可作爲補充資料，故需合起來看，梁啓超先生的「關於玄奘年譜之研究」，則更關係了近數十年來撰寫玄奘年譜的一篇主要的發端，故不能不在本冊中特別收入。東初法師的「玄奘大師生卒年代考」，也有他獨自考訂和看法，與上冊各文可互相參考。至於其他各文，大致可分爲三類、由「一個拼命的留學生」到「玄奘三藏對中國文

化之貢獻」，可視為宣揚英師之精神。由「玄英大師所學與所傳」，到「唐代玄英大師與唯識論」，則為涉及英師之思想學問。由「玄英法師的譯經事業」，到「英師事蹟略論」，則為其一生的譯業介紹。最後一篇張君勵先生的「玄英留學時之印度與西方關於玄英著作目錄」，則不僅介紹了英師的生平和留學時代，也介紹了現代西方人士對玄英的研究概況和崇敬情形，使我國人士對英師的一生貢獻，當有更進一步的了解和有幾分分享先賢所努力留下來的光榮感。然作為英學的研究，透過這篇文章後，反發現我們的不足和貧弱，希望藉這篇文章和本書上下兩冊各文，能引起國內學界的興趣，今後有更進一步的研究和表現，範圍擴大到英學整個的思想領域，那才是真正發揮了玄英精神和賡續了玄英的生命，亦才不愧作為一個真正繼承祖先文化遺產的後世學人。

# 玄奘大師研究（下）

## 目錄

一個拼命的留學生——玄奘	黎東方	一
一個偉大的留學僧——玄奘	幻生	一三
玄奘大師的精神	道安	二五
玄奘法師的偉大精神	慧風	四七
偉大的玄奘法師	張其昀	五五
玄奘大師生平及其貢獻	道安	六五
玄奘三藏對中國文化之貢獻	東初	七九
玄奘大師所學與所傳	演培	一〇五
玄奘與印度佛學	呂澂	一二七
關於玄奘法師的會宗論	萬鈞	一三七

玄奘大師研究（下）

唐代玄奘大師與唯識論	黃公偉	一四三
玄奘法師的譯經事業	游俠	一六三
我國最偉大的翻譯家——玄奘	李牧華	一七三
玄奘法師之翻譯佛教經典	黃家樹	一八七
玄奘法師的模範事蹟	谷縉	二一三
玄奘法師的功蹟——譯經	白衣	二二一
玄奘法師功業之檢討	守培	二三九
奘師事蹟略論	震華	二四九
舊唐書僧玄奘傳講疏	羅香林	二五三
關於玄奘年譜之研究	梁啓超	二七五
——支那內學院精校本玄奘傳書後	東初	三〇三
「玄奘大師生平年代考」	隆根	三一三
讀後	張君勱	三二一
玄奘留學時之印度與西方關於玄奘著作目錄	張君勱	三二一
玄奘大師譯經目錄	摘自大藏經總目錄	三三九
附錄：三藏塔遺址之發掘		三四七

# 一個拼命的留學生——玄奘

黎 東方

我認爲唐僧玄奘是中國的民族英雄之一，因爲他的一生奮鬥經過最能代表中國人的民族性，爲了追求一個目的，頗能苦幹到底，並且於必要時拿性命來孤注一擲。

他爲了想留學，就冒禁出玉門關。一個人單獨騎馬橫渡莫賀延沙漠，幾乎渴死。爲了拒絕高昌王的強留而絕食；在穿過帕米爾北的冰山之時，幾乎滑了下來；最後，在學成以後，爲了堅持自己所講的講演詞，而情願於萬一辯論失敗之時當衆斬首。這些，都足以證明他的拼命精神。

他自始至終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做學問的人，又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他念過不少書，寫過不少文章，也翻譯過不少書。一直到死爲止，他沒有離開過書本。這種恒心，這股勁兒，只有中國人和德國人有。（日本人也有點兒如此，可惜一般的日本學者負責任的態度有點不夠，喜歡自恃聰明，以皮相之談與國恥

抓撓爲滿足。）

到今天誰還能否認玄奘的偉大呢？只有他經手翻譯的佛經，才是最精確而信、達、且雅的。



只有他口授的大唐西域記，才是公元第七世紀中亞細亞及印度的最可靠史料。只有他所介紹的唯識論與成唯識論才是佛教哲學的最高峯。

在他以前，華文的佛經不算不多，甚至一經常有數譯，然而錯誤極多。在他以前，介紹來華的佛教宗派也不為不多，然而能保存各該宗派的本來面目的却一個也沒有。

他自幼出家，天性好學，有書必看，有師必問。其後他離開家鄉河南到四川拜訪了不少名刹，博得許多老前輩讚不絕口。然而他的疑問越來越多，所以就決定探水求源，到印度去跑一趟。

那時候唐朝開國不久，西突厥雄踞中亞，新疆以及阿富汗一帶的小國家都是仰突厥鼻息的，因此唐朝政府爲了國防原因，禁止老百姓出國。誰要是膽敢偷越玉門關，關上的守卒有旨射殺勿論。在如此情形之下，玄奘當然請不到留學護照或官價外滙。

玄奘不顧一切，騎了馬向玉門關走。走到涼州，有人請他演講，因此就結交了很多新的朋友，大大的減輕了前途的困難。涼州有一位老和尚慧威法師秘密助他成行，派了兩個徒弟護送，白天睡覺，夜間走路。其實大可不必，因爲在他們一行三人到達敦煌的時候，瓜州刺史獨孤達早就聞到風聲，不僅未加逮捕，而且特設素宴歡迎。

玉門關不歸獨孤達統轄，否則事情便簡單了。獨孤達選了一位路熟的胡人帶路，仍舊晝伏夜動，於三更左右到了玉門關附近。這玉門關是建築在一條河上面的（叫做瓜臚河），形勢雄壯得

很。胡人帶他繞道關北十幾里水淺河窄之處，藉着兩旁有梧桐樹叢作爲掩護（此梧桐諒必不是普通的梧桐樹，是一種盤根錯節的矮樹，遍生沙漠地帶，在今日新疆本地人仍稱它爲梧桐）兩個動起手來，「斬木鋪草，驅馬而過」。

這位胡人很像是一位走私專家，有辦法得很。但是他「爲德不卒」，做人情不做到底，才出了關就要回去。他臨走之時告訴玄奘，說前面還有五個堡壘，要小心才好。我們的玄奘才走到第一堡壘，便被守卒發現，捉到了堡壘裏去。幸虧這堡壘的軍官（姓王名祥）是一位佛門弟子，不僅不公事公辦，而且留他息了一晚，又親自送了十幾里，並且指點他「終南捷徑」，走小路避開第二堡壘與第三堡壘，而走向第四堡壘，因第四堡壘的主持人王伯隴也是一位佛門弟子，與王祥交誼頗好。玄奘如法泡製，走到了第四堡壘，果然又蒙王伯隴優待。這王伯隴送給玄奘一個皮口袋，盛滿了水（筆者在新疆旅行是用的大葫蘆）；告訴玄奘如何繞過第五堡壘，直向一百多里外的野馬泉去打尖。野馬泉有水，可以餵馬，可以把喝乾了的皮口袋再行盛滿。

可憐的玄奘走了一百多里，不曾看見有野馬泉。一失手，又把皮口袋掉下了，賸下的水完全倒光。心慌口渴，又走了四夜五天，越走越看不見什麼野馬泉。任是鐵鑄的羅漢，也要走得筋疲力盡了。玄奘在這時好比死了一般，一躺下去就睡在沙中爬不起來，睡到午夜，忽被一陣冷風吹醒，渾身一陣清涼，居然又有了掙扎的力氣。那匹坐騎（也許就是小白龍罷！）也一樣的如同大夢初

醒，聰明萬分，昂着頭直向牠要去的地方跑，完全不依玄奘指揮。原來距離不遠，便有一塊小小的青草地與水塘。玄奘與馬，死裏逢生，因此就痛痛快快的休息了一天一夜。

總結玄奘的留學歷史，徹頭徹尾都是充滿着這種拼命精神。本來，天下的大事業何一非由拼命得來？這條命如果不拿去拼，拼取比較有意義的東西，勉強留下來也無甚價值可言。因為活到一百歲還是要死的啊！

玄奘與馬在充分休息了以後，又走了兩天，到達伊吾國國境（哈密），掛單在一座廟裡，伊吾國的國王親自走來拜訪，又把他請到王宮裏去住。住了十來天，高昌國的國王派來特使，硬請玄奘到高昌國去走一遭。（高昌國的國都在今日吐魯蕃的交河城遺址，俗名雅爾湖，筆者於民國三十二年曾經騎馬去憑弔過，樓閣俱在，規模猶在，城內街巷縱橫，中國有佛塔一座，多數居民皆有地下室，想見當年文化水準之高。）

高昌在唐代西域諸國之中，漢化程度最深，公文全用漢字，居民成份漢人的百分比數也最大，不少為漢代屯戶的苗裔。王室麴氏也自稱是漢人。黃文弼教授著有「高昌麴氏紀年」可資證。國王麴文泰是一位虔信佛教的開明君主，對老百姓很好。他一心想留玄奘為國師，主持全國的宗教與教育。玄奘不肯，麴文泰想盡方法來苦留；包括攀親與武力恫嚇。他向玄奘說：「你不聽從我的要求，我就押解你回中國，不讓你滿足去印度留學的志願。」玄奘說：「你一定要逼我，我就死在此地。」說罷，就開始絕食起來。絕食了四天，把麴文泰弄慌了手脚，連忙陪罪，允許玄奘

西行，而且趕做袈裟，預備乾糧，指派護送人員，撥給馱馬坐騎，附帶的唯一條件是再留一個月，講經一部（仁王般若經）。

轉瞬間一月已過，麴文泰只好送行，他率領都城全城人民與全朝文武，陪同出城，走了若干里才與玄奘殷殷道別，並且贈送親筆信二十四封，分致屈支以西二十四國國王，另加奏章一道，奏請西突厥大可汗葉護特別關照。

玄奘獲得了如此熱心而有力的知己，原可一路順風，直達中天竺那爛陀寺。無奈一劫方消，另一劫又生。此刻本已了解行路之難，特地約好商人與他們的駝隊偕行，誰知走了不久，便遇到大批強盜，把商人的貨物與他自己的旅費馬匹食糧搶掠淨盡。有若干商人痛心之餘，決意自殺。我們的玄奘法師却能處之泰然，徹底認清人生原是空來空去，不能有所得，也就不能有所失，正如般若波羅密多心經所說。他溫言勸導商人，叫他們不必難過。他不用高深難懂的佛法來立論，而用淺顯的「世間法」來化解。他問那些商人，「是錢要緊，還是性命要緊？」商人說：「性命要緊。」玄奘說：「強盜搶去了你們的錢，有沒有搶去你們的性命？」商人說：「性命還在。」玄奘說：「那麼，你們還愁什麼呢？」於是乎商人們恍然大悟，就不想自殺了。

玄奘繼續向西邊走，順着天山的南麓，經過今日的馬耆（阿富汗國），庫庫（屈支國），拜城（跋祿迦國），然後冒險穿過帕米爾北麓的大水山（凌山），真正又來一次「拼命」的壯舉。這水

山從來積雪不化，而且每年夏秋之交照例添鋪一層厚冰，幾百萬年以來所堆的冰也够瞧的，看看就叫人發抖，何況要牽着一匹馬爬上爬下，爬個七天七夜，稍不留心，便滑下無底深淵。唐僧說，連他自己也不敢向淵底注視，因為下面是數不清的千年不化的僵凍屍首。這七天七夜之中，他還要餵馬餵自己，架鍋燒飯；有時候也不得休息片刻，「蕭冰而寢」。讀者諸公，請問這不是拼命是什麼？與他同行的商人，死掉了十分之四。

過了大冰山以後，就到達今日俄屬中亞細亞，玄奘仍舊向西走去，略為偏北，喝盡了西北風，整整的喝了四百里西北風之多，在他的南面便是所謂熱海（Issik Kull）。叫牠熱海，分明是地理家有意解嘲。這熱海的水，據玄奘說是「色青味苦」，大概是他領教過了的。吃苦水吃上四百里，我們今天的留學生們有幾個人受得了呢？

其後，總算苦盡甜來，他走到葉護可汗的「素葉城」，葉護待他很客氣。這素葉城方圓有六七里，濱臨素葉水上，風景確是不壞，也許便是西洋史家所津津樂道的巴加松城（Bardasson）。再向西走上四百里，就到了萬花錦簇的千泉，那時候恰好是暮春三月，我們的和尚總算是又交好運。可惜玄奘心中有事，好景不敢留戀，又向西走，走到但邏私城（Talas），打聽到當地附近有集中中國俘虜的「小孤城」，也不曾有時間去慰問。從此，他就轉向西南，穿過笈赤建國（Salem），赫時國（Taschkent），窰塔利瑟那國（Ferghana），到颯秣建國（Samarkand）。

再走，經過羯霜那國 (Kash) ，翻山，又到了拚命的時候，所翻的山正是 (Hindukush) ，所穿的山峽叫做「鐵門」。又走了若干里，到 (Bokh) ，是昔年亞力山大死後希臘餘孽所建的巴克特里帝國的雄都，也就是大月氏於漢文帝時西遷以後據以發蹟的新根據地，在唐初玄奘經過之時已不重要，成爲葉護可汗所卵翼的小國之一。(在今天却是阿富汗的一座小小名城。)

再走，再走，到了阿富汗的京城喀布爾。又走、又走，走完了阿富汗，到達了印度。

到了印度以後，他暢遊「迦濕彌羅」(Kashmir) 全境，接着便留在派夏哇城 (Peshawar) 住了兩年，專學梵文及大乘經典。學完以後，又在鄰近的舍阿考特城再學兩年。

這時候正是佛教在印度由盛而衰又由衰而盛的一個所謂迴光反照的時期。作爲佛教的保護者之戒日王 (Harsha) 又是一個威震全印，統馭中印北印的一位英主。戒日王的發祥地他奈斯瓦 (Thaneswar) 屬於恒河流域，緊接五河流域 (旁加布) 的最東部 (派夏哇是在五河流域的最西部) 。

戒日王一方面爲很多小國的霸主，一方面兼領康奴機國的 (Kanauj) 王位。他對於玄奘之來，表示極誠懇的歡迎，禮爲上賓。玄奘就留在該國的跋達羅毘訶羅寺，又念了三個多月的書。

其後，玄奘就鼓起勇氣走到佛教聖地般那雷斯 (Benares) 附近的那爛陀寺 (Nalanda Temple) 去拜訪戒賢大師。這位戒賢大師的梵文原名是般若·跋陀羅，在當時全印佛教學者中數一數二的老前輩，據說是已經預料中國將有一個天才弟子前來受教，所以竭力「忍死」(抵抗病魔) 以

等待我們的玄奘法師來見面，好把自己所有的學問完全傳授給他。玄奘果然終於來到，般若·跋陀羅的內心歡喜真是匪言可喻。（上面這一節故事，是真是假，我們只好姑且以玄奘的弟子辯機所記為憑。但想來也不一定不是絕不可能的事，Telepathy，在今天已是一種科學。筆者曾經見到過大江東去的主角某君，問他在南京陷日後避難清涼山的經過。他說清涼山的老和尚一見他面就說：「我早就知道你要來了。」）

從般若·跋陀羅老法師，以及另一名僧勝軍法師那裡（編者按：勝軍不是僧人，而是優婆塞——居士，因其源於唯識，通稱「論師」），玄奘聽到了許多聞所未聞的妙論，總而言之，既非普通的大乘，亦非小乘，而是所謂中乘。這中乘淵源於公元第二世紀的龍樹（Nagarjuna），立論重點在於空與不空之間，既非絕對的認為萬象皆實，亦非絕對的認為萬象皆虛，而是折衷為因虛果實，「我」是真的，造成「我」的因素都是虛幻的。西洋人研究這一派的佛家學說，稱之為主觀的唯心主義。

（編者按：此節作者有錯解處，龍樹所創為「中觀」，通常稱中觀之教亦即中道之教，並非「中乘」。立論重點是發揮畢竟空義，不是空與不空之間。「我」更無實性，不能從因虛果實來解釋，稱「主觀的唯心主義」，尤屬一種謬解。）

這中乘的一個支流便是「法相」（玄奘所學的在印度通稱瑜伽學派，此派創始人是彌勒，與中觀學派的創始人龍樹，正是各自不同的獨立的兩支，並非屬於中觀的支流。），以為因果輪迴的定律（法）其實是若干虛幻的相（現象）所湊合。於是，玄奘從此便學有所宗，由博返約，於進一步再作探討之時，就左右逢源，無往而不自得了。後來學成歸國，就在中國創立了法相宗。

，他獲得了自己所繫懷的問題的答案。而且他也盡了他啓迪後進的責任，增加了文化火炬的光輝。可惜這法相宗的理論太高，在中國傳不到三百年就消失了。然而玄奘的心力並未白拋，至少他所翻譯的法相經典，如世親的唯識論以及護法的成唯識論（編者按：成唯識論是玄奘的採譯，並非是護法的著作。），到了民國時代居然又成爲不少學者的研究對象；熊十力先生便是這些學者中最有成績的一個。（編者按：以唯識學而言，最有成績的不是熊十力，而是熊的老師歐陽竟無。）

玄奘在印度周遊大小幾十國，前後滿十七年，其盛況比之孔子周遊宋衛陳蔡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在性質上自然不同）。玄奘之了不起，在於既能請教，又能信道不疑，難怪他到了最後被印度人公認爲全印度第一位佛教學者。

有一件事發生在公元六四三年（貞觀十五年）的冬天，戒日王發起請玄奘在國都「曲女城」（就是卡奴機城）公開演講，應召而來者有十八位國王，三千多佛教名家，二千多婆羅門教及外道的信徒，又有那爛陀寺的全寺和尚一千餘人。到時候戒日王帶了全部侍衛及妃嬪宮女，親自主持，抬出真金鑄成的大佛像祭禱一番，戒日王介紹玄奘主講，專就大乘立論（大概是把中乘算作大乘的關係了）。玄奘把講稿高聲宣讀，並且聲明如聽衆之中有人能駁倒講稿中的任何一個字，他（玄奘）情願砍頭。從早到晚，沒有一位聽衆敢出來和玄奘辯論。第二天，第三天，天天如此，一共講了十八天，始終沒有一個人敢出來挑戰。這搖臺總算是被玄奘站穩了。十八位國王紛紛送禮道賀，



禮物的總數價值超過萬萬，然而玄奘一概予以謝絕。戒日王只好選了一匹大象，請玄奘坐在上面遊行全城，讓老百姓瞻仰瞻仰；並且告諭各老地百姓，說這位中國和尚等了十八天，沒有人敢和他辯。

戒日王自稱弟子，請玄奘參加他的第六次布施大會，會中戒日王把所有的金銀，甚至隨身衣服，都一概散光，到會的羣衆竟有五十餘萬人之多（想必包括不少希冀布施的窮人），這也是盛極一時的壯舉。

玄奘留學留到這樣的成功，也應該回國了。所以，他順便就向戒日王告辭。這時候戒日王又有錢了，便送他大象一頭，金錢三千，銀錢一萬，又派了專使分赴玄奘將要經過的各國，請各國政府特別關照。

於是乎玄奘就買了不少的佛教經典與有關歷史及文學的未刊書籍與抄本，捆捆紮紮，裝在若干匹自己買的象的脊背上，浩浩蕩蕩的朝着祖國的方向前進。不幸在渡過恆河的時候，有一匹象由於負擔太重，立足不穩而翻下水去溺死了，損失了經典五十夾之多。

出了印度，經過今日的喀什米爾（迦濕彌羅），玄奘翻山（所翻的是崑崙嶺中的大頭痛山與小頭痛山），到達了于闐（新疆）。于闐此時已是大唐的屬國，由於唐太宗在玄奘走後滅了高昌，破了西突厥。玄奘在于闐寫就了奏書一通，報告唐太宗，並且暗示有請恕當年冒禁出關之罪。唐太宗毫不